

## 红艳艳辣椒挂起来

□池莉



人有许多事要做吗？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觉。

房价究竟跌不跌？股市究竟涨不涨？数字货币究竟是趋势还是圈套？这个会议是否要参加？那个活动是否要出席？突然又有任务让你加班你加不加？每天你百度不百度？网购不网购？大到房子交易，小到叫个外卖，统统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只因你有子孙，你就得房奴一辈子。只因你饿了又没时间，就不得不叫个外卖。只因要叫外卖，你就不得不百度一下，否则你怎么知道现在哪家餐馆不错？尽管不错与网红往往不成正比，难道如今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甄别？社会流行文化，架子越搭越豪华虚浮，现场越来越高分贝、强激光、红地毯，越来越都是知名主持人和大师辈出的嘉宾，或许你正在参加活动或许你只是闲步公园大街，都无可躲闪地被侵入和被灌漫。

如今新形式辈出，每一种新形式都有新套路。每一种新套路都有一种新拳脚。一天到晚，拳打脚踢，俗务简直忙不完。我也曾白纸黑字，发誓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修身养性的雄心壮志总是有的，然而仰望星空过后，还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。其实呢，最后结果总归是白忙：人生还是譬如朝露。太阳底下还是无新事。任何新技术还是后浪推前浪，飞快陈旧与淘汰，浪浪如此，概莫能外，却最古老问题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依然还是无法解释的生命奥秘。

人只有真正静下来，心才可以听到外界响动：脚下噼啪有声，是踩到了香樟树落籽，黑黑圆圆的小珠珠碎了，一缕樟香蹿动，沁人心脾。秋风拂面，带来清爽又冷峻的换季消息。几只早飞的大雁，结伴而行，坚定而明确地朝向南方。万物都单纯，真的是一

生只做一件事。相形之下，对于自己的忙碌，就生发出了几分不屑几分羞惭。在深秋遇上一个难得好晴天，我拍了拍脑袋拍掉其他所有事，无思无想，布衣球鞋，穿过秋色中的花草树木，去农贸市场买了两斤新上市的红尖椒。回家手机静音丢一边，取出针线盒，一只小板凳，坐进露台的金色阳光里，选择了颜色匹配的红线线，一只一只穿起来，穿着穿着，就把一种慢节奏穿进了自己肉体与灵魂：你一旦专注无他，一个人的地久天长就悄悄地过来了，心平气和的滋味，也就真真切切体会到了。还有什么比心平气和更怡人的呢？活在宏大叙事的世道里，一个人得学会自己宠自己。现在好吃好喝已经算不得宠，能够颐养出一份好心态才算宠。辣椒穿好了，结成一串，天然的辣椒红，天然的辣椒香，咱就把这红艳艳的辣椒，挂在了露台上。退一步，望一望，果然钢筋水泥灰色清冷的公寓，就被点染出几分喜气几分生机，心里舒服得就像喝了汤。

我已经连续好几年，在深秋季节挂上一串红艳艳的尖椒。这串渐渐晒干的辣椒，同时还高度具备实用价值。我不吃辣，但偶尔想要炝个锅。清炒油麦菜吃了多，谁不想尝一次重口味？还有回锅牛肉？还有干锅鸡？偶尔，辣一辣，鼻头冒冒汗，刺激一刺激，也是生命小高潮。那么，只需走到露台，摘一只干红椒，剪成丝丝，炝炝锅，你要的，就有了。更微妙的是，在许多时候，你只需要半只辣椒或三分之一呢，放心，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。“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”——这种感觉真好！像我这种比较孱弱的人，平时几乎都是万事不由己的，所以即便仅仅只是掌握一串红辣椒，那也意味深长。

春天的草地最好，新绿柔嫩，人心也柔嫩起来。夏日水榭最好，荷风清凉，一点点沁入肌肤。秋天，青山最好，不浓不淡，有古画的色泽。每年秋日，总要去山里小住。家乡的山好，他乡的山也好，天下处处有好水好山。

秋日去龙山，一路青山何其多。出得长沙城，前有山后有山，左右皆山，高低不同，却又峰峦相似，无有穷尽。人在车上，车在山中，身心舒畅。每每往山中便如游子归乡，顿生清静安宁，兴许是人生最终归所。

在龙山待了几天，天天阴雨连绵，越发添了秋意。一夜夜细雨敲窗，异乡的雨将人从迷蒙睡梦中唤醒，屋檐，窗外的草色，哗哗流淌的水，甚至卧具，也湿润迷离，带着他乡陌生的气息。那日傍晚，在湿笔染墨的氛围中，抵达土家族村寨惹巴拉。其时，正是天空物静、大地澄明之时。一路走过大片的无人之山，车行缓缓，内心亦如水深流。

一间间矮小的木房子，浅棕色木板墙面，灰黑色的瓦屋顶，灰色碎石子路面，偶见明黄色雏菊正开着花，嫩黄色的小花，杂处在深细碧草之中。长长的寂寞的桥，滚滚流动的水，又澄澈又汹涌。村寨看上去寂寞清闲，零星几个村民闲闲走着，经过这个村寨的人，意态闲闲。惟有身闲，才得去看花开落云卷舒。

过桥时，几个微笑的老人侧身路过，我倾心他们待生客的友好。这个安谧的湖南土家族村寨，以不争的智慧，静好了一世又一世。那些个城镇，他们在龙山遗世独立，任门前河水流过。过些时候要立冬了，冬天，下雪了，这些个山河原野，这些个土家族的村落，静静地安卧在无边雪色中，仿佛丈丈宣纸的一点墨色。

龙山的秋意暖融融都是春情，或许是人情，或许是饮食。龙山的饮食火功尤好，力透纸背的热，慰藉人身

## 秋日去龙山

□胡竹峰

也滋润人心。难忘洛塔大肉，大片大片的肉，据说用了姜、桂皮、八角、木姜子、花椒等佐料，何止肥而不腻，简直肥而生香，一口就是盛世。

心想，旧小说上众好汉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那大块肉应该就是这么大一块块堆放在陶碗里精神抖擞吧。

一日日在龙山厮磨，听雨、登山、访寺、进村、过桥、游洞、饮茶、吃饭、看山下鸡犬猫儿打架，听村妇闲话。夜半闭门读书、高睡，睡足万事皆空，常常不知今夕何夕。墙外早起的人语声，有家常的亲切。

行囊有本涵芬楼版《酉阳杂俎》，通篇所记奇繁，或录秘藏或叙异事，佛、道、药材、方术、奇闻、动物、植物……异乎流俗之处，不失百味，令人咀嚼不尽。秋夜微凉，独坐案前孤灯下，窗外幢幢，书影也幢幢。阳台上爬过一只壁虎，起身看时，那物须臾遁迹，消失的角落里也许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。读几章旧书，饮数盏清茶，清风一榻抵千金。古人说泽气多女，山气多男。果然觉出龙山的阳气，如男子。眼前的山高大连绵，见龙在田，在湘西大地上却不见首尾。

每日风疏雨骤或是风骤雨疏，不知道几时日暮。眼见天光渐渐暗淡，晚秋的冷清袭来，路边水声越显清寂。有人立在桥头，望尽天涯路，路头的一场秋雨是一卷水墨。况味也像床边那一册《酉阳杂俎》，让人陡然空茫。

于宇宙天地而言，人生一段不过片刻，若能栖息在自己愿望之地，亦是幸事。故家如此，在龙山也如此。跋涉几千里，来到龙山，是为了亲近丘山，也是为了洗洗风尘俗韵。做不得龙山人，有一回龙山行也是好的。在龙山，想起南朝吴均说富春江的字句：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。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。夹岸高山，泉水激石。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。风烟俱净，望峰息心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山峰有多高 山谷就有多深

□黄小平

●“山”为象形字，下面的“一横”表示地平面，“三竖”代表三座山峰，三竖之间的空白部分则代表山谷。“山”字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寓意：山峰有多高，山谷就有多深，是山谷的深度，成就了山峰的高度。

●世人如果只知求其“高”，却不懂在打根基上下“深”功夫，其“高”也就成了海市蜃楼，一种幻觉罢了。

## 翻译

□潘玉毅

人不能与天空交谈，但是可以选一只小鸟当翻译。借它的眼睛看白天的云朵、夜晚的星辰，附耳过去，听它讲高处的风光、俯瞰的视角。有了它的转述，我们也能触摸那些伸手够不到的地方。

人不能与大海交流，但是可以选一条鱼儿当翻译。翻译有时候靠的不是言语，而是行动。当一条鱼在海里乘风破浪、勇敢前行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就领略到大海的魅力。当看到一轮朝阳缓缓跳出海平面，脸上也就多了几分

从容。

人不能与山川交谈，但是可以选择草木当翻译。土壤肥沃或是贫瘠，山上的树与草是最有体会的。山川有多好，阳光有多明媚，和风细雨有多温润，哪怕是久居都市的人也能从葱茏的枝头看出来。

人与人之间其实也是一样，有时候，需要一个人、一样事物充当沟通的桥梁，恰如用彼此都能懂的“语言”翻译出来。于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样物品而言，你有多了解它，翻译就有多完美。

## 读史札记

## 两难选择

□佚名

魏太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，邴原任五官长史。一次，太子燕会，宾客有一百多人。曹丕提出一个议题让大家讨论：“君父各有笃疾，有药一丸，可救一人，当救君耶，父耶？”大家众说纷纭，或救父，或救君，意见并不一致。

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些年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，即女朋友和母亲同时落水，作为男朋友与儿子的你该先救谁？

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。选择往往涉及几种标准的优先性评价问题，如法律与人情的冲突、忠与孝的矛盾等。很多时候，由于某种选择的优先性过于明显，我们感觉不到选择之难；但当两种或多种选择标准的优先性处于均势时，我们就会面临选择困境。倘若这种选择属于道德层面，那么选择者更会陷入道德困境。

在中国古代，忠孝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，又是一对矛盾。随着皇权制度的瓦解和现代法律体系的完善，类似困境就不复存在了。而“救母亲还是救女友”的则不是什么千古难题，因为二者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能构成一对平等的矛盾关系，孝的观念往往为主导人们的评价。

《论语》记载，叶公对孔子说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回答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：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父亲偷了羊，儿子应该怎么办？如果告发，是不孝；如果帮他隐瞒，是不法。孔子的主张是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，这是基于孝与慈的儒家伦理学观念而作出的选择。叶公与孔子观点的差异，反映了儒家与法家观念的冲突。

应当看到，当人们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困境时，具体情况可能非常复杂，



往往会超越两难选择的本身。文章一开始的曹丕提问，邴原也在座，却没有参与讨论。曹丕特意征询他的意见，邴原生气地回答说“要救父亲”。

曹丕的用意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大家达成一个救君的共识。然而，宾客众说纷纭，并未让他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邴原名重当时，从其学者甚众，于是曹丕求助邴原。如果邴原支持自己，那么共识便很容易达成。不料，邴原乃“云中白鹤，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”，不仅没有配合曹丕，反而唱了

反调。邴原的回答，更多地表明了一种立场与态度，而不仅仅在于问题本身的答案。

事实上，此类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因为无论怎样选择都存在问题。《世说新语》讲述了一个“邓攸避永嘉之乱”的故事。

由于路远，邓攸以牛马载妻子、孩子逃难，结果盗贼抢走了他们的牛马。邓攸对妻子说：我弟弟去世得早，只留下一个儿子。现在我们步行逃跑，同时带着两个孩子，大家都会死，不如抛弃我们的儿子，带上弟弟的孩子，反正我们以后还会有儿子。妻子同意后，邓攸便把儿子丢弃在草丛中，再渡江南下。后来，邓攸再也没有生出儿子。

邓攸的故事，前人多有议论。谢安说：“天地无知，使伯道无儿。”《晋书》曰：“卒以绝嗣，宜哉！勿谓天道无知，此乃有知矣。”谢安很看重邓攸，所以说“天地无知”；但史臣认为，他的举动是极度自私的行为。

在现实中，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出现此类困境。如果出现，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也不能作过于简单化、程式化的判断，而要看到其中的复杂性，尽最大的个体责任和法律义务。